

007671

孔孟之道是反革命复辟之道

——原“孟府”佃户、奴隶批林批孔文选



孔孟之道是反革命复辟之道

——原“孟府”佃户、奴隶批林批孔文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S00097739

山东人民出版社

孔孟之道是反革命复辟之道

——原“孟府”佃户、奴隶批林批孔文选——

孔孟之道是反革命复辟之道

——原“孟府”佃户、奴隶批林批孔文选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4年6月第1版 197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3099·151 定价：0.19元

毛主席语录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の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の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目 录

狠批“克己复礼” 坚决反对复辟

- 邹县峰山公社野店大队党支部分书记 (解放前“孟府”的佃户) 郑成礼

..... (1)

历史的悲剧不准重演

- 邹县石墙公社蔡东大队党支部分书记 (解放前“孟府”的佃户) 王传岱

..... (8)

决不许林彪重摆吃人的“宴席”

- 邹县中心中学炊事员 (解放前“孟府”的厨役) 刘德宝

..... (18)

谁要搞复辟，我们就同他拚

- 邹县峰山公社野店大队贫农社员 (解放前“孟府”的佃户) 郭旭兰

..... (22)

决不许还乡团再卷土重来

- 邹县石墙公社蔡西大队党支部分委员、民兵连长 (解放前“孟府”的佃户) 孙庆元

..... (25)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 邹县城关公社南关大队贫农社员 (解放前“孟府”的煎饼户) 黄运兰

..... (29)

不信“天命” 坚持革命

..... 邹县城关公社九里涧大队贫农社员 袁广兰
(解放前“孟府”的奶妈)

..... (32)

“天命论”是复辟论

..... 邹县落陵公社前葛村大队贫农社员 葛瑞明
(解放前“孟府”的庙户)

..... (38)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 邹县城关公社南关大队革命委员会委员 韩崇杰 田瑞生
(解放前“孟府”的佃户)

..... (42)

狠批“仁爱”经 坚持阶级论

..... 邹县峰山公社野店大队贫农社员 田景芝
(解放前“孟府”的佃户)

..... (47)

剥开豺狼的“仁爱之心”

..... 邹县石墙公社蔡西大队贫农社员 单德彬
(解放前“孟府”的佃户)

..... (51)

所谓“仁政”就是反革命暴政

..... 邹县城关公社南关大队贫农社员 唐昭河
(解放前“孟府”的佃户)

..... (55)

孟轲的“仁政”是杀人的刀子

..... 邹县落陵公社王炉大队贫协委员 曹广明
(解放前“孟府”杂役曹瑞河之子)

..... (59)

我们对反动派决不施“仁政”

..... 邹县大束公社西山头大队贫农社员 林宪申
(解放前“孟府”的佃户)

..... (63)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

..... 邹县石墙公社蔡西大队贫农社员 刘街娘
(解放前“孟府”的佃户)

..... (69)

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邹县石墙公社蔡东大队贫农社员 单其悦
(解放前“孟府”的杂役)

..... (75)

狠批中庸之道 坚持斗争哲学

..... 邹县城关公社南关大队党支部书记 刘庆元
(解放前“孟府”的佃户)

..... (80)

孟母“断机”与林彪教子“尊孔读经”

..... 邹县城关公社南关小学民办教师 田景美
(解放前“孟府”的佃户)

..... (86)

狠批“克己复礼” 坚决反对复辟

邹县峰山公社野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郑成礼
(解放前“孟府”的佃户)

两千多年前，孔老二为了维护腐朽的奴隶制度，炮制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提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终生为复辟、倒退奔波。因此，孔老二被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吹捧为“圣人”，他所提出来的“克己复礼”成了反动复辟势力的法宝和经典。林彪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预感到本阶级的灭顶之灾，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与其死党多次互相题词，胡说什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其目的就是妄图开历史倒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邹县是孟轲的出生地。反动统治者为了利用孔孟之道维护反动政权，吹捧孟轲为“亚圣”，册封其子孙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赏赐了大量的土地，并

为他们建造府第。“孟府”同“孔府”一样，是一个大地主庄园，是反动派推行孔孟之道、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黑样板。俺在旧社会受尽了“孟府”的剥削与压榨，看清了“孟府”的罪恶，深深知道林彪要复的“礼”是个什么东西。

俺野店，六百多年前，就成了“孟府”的佃户村。解放前，俺村三千七百亩耕地中，“孟府”的租田就有二千四百亩。在孔孟剥削阶级“礼”的统治下，一年两次的交租，是俺佃户的鬼门关。租种“孟府”的土地，无论草地（即荒地）、苗地，不管丰年歉年，租粮颗粒不能少，如有拖欠，轻则加倍惩罚，重则捆绑吊打，送官府治罪。佃户交租时，先要送半升“验色粮”，多数还要过风车。经风车一吹，又吹掉二、三成，然后再过斗。“孟府”的斗是口大底小。过斗时，倒得上尖下流，这些斗尖和流在地上的粮食，都归“孟府”和他的狗腿子所有。经过层层剥皮，往往一百斤粮食只能顶五、六十斤租粮。“孟府算盘响，佃户眼泪淌；交租如进鬼门关，一关更比一关难。”在“孟府”残酷的地租剥削之下，一般年景，俺们佃户的悲惨情景是：“椿叶握了卷，饿得佃户翻白眼；椿叶长了翅，饿得佃户没有气。”如果碰上灾荒年月，俺佃户的处境就更惨了。一九二八年旱得大田

冒烟，地里庄稼歪头搭挂，收得很少。但“孟府”比旱老虎还要凶狠十倍，他的狗腿子满村乱窜，到处摘门掀锅，催债逼租。佃户们连树叶都吃光了，哪有粮食交租？当时俺村就有一百四十二户被“孟府”逼得逃荒要饭、卖儿卖女，死在他乡的有五十二人。这就是孟轲所美化的“复礼”后的“黎民不饥不寒”，也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要复的那个“礼”！

野蛮的地租剥削，“孟府”还嫌不够，他们还挖空心思，暗生毒计，想方设法喝俺贫下中农的血，吸俺贫下中农的髓。“孟府”规定，要租他的地，首先要交“押金”，租约上虽然明文写着租地的年限，但只要“孟府”看到庄稼长得好，就硬行连土地带庄稼一起收回。俺村邵继扬，租种“孟府”五亩半犂地，没法种庄稼，他栽上了桃树和花椒。不几年，花椒吐了嫩叶，桃树开满了花朵。“孟府”红了眼，就如狼似虎硬行收回，逼得邵继扬上吊自杀，家破人亡。俺家也曾东借西挪凑够了押金，租种了“孟府”六亩半地。有一年庄稼长得很好，在庄稼快要上场时，狠心的“孟府”便强行收地，把押金扔给俺。租地时交的押金能买一头牛，退给俺时只能买一只鸡。俺四大爷捏着那薄薄几张票子，望着地里金黄的庄稼，仇恨比山高，活活地气死了，这就是那吃人的旧社会！

173700

“孟府”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地主老财，耀武扬威地骑在我们头上，我们贫下中农是在无底深坑里苦煎熬！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九四五年九月，毛主席共产党的队伍，开到了我们村庄。红旗一展天下亮，俺们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我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俺村的农救会长，我也参加了儿童团。一九四六年二月，我父亲带领俺村的“孟府”佃户三百多人，怀着深仇大恨，开进了“孟府”，造了这个阎王殿的反。我父亲带头控诉了“亚圣府”的滔天罪行，佃户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诉苦。

“孟府”大院里摆战场，革命烈火冲天高。接着俺们又把“孟府”囤积的粮食、布匹、食盐等统统分给贫下中农。俺这些被旧社会踩在脚下的奴隶，把昔日赫赫扬扬的“孟府”“君子”们，踏在了脚下。俺“孟府”佃户为了纪念这难忘的一天，编了一首战歌：

“二月初七那一天，锣鼓家什打得欢，呼呼隆隆进‘孟府’，穷哥们敢造‘圣人’反。减租减息开大会，分粮分布又分盐。毛主席共产党来领导，贫下中农把身翻。”

但是，自从邹县第一次解放后，“孟府”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一九四六年八月初六，“孟府”派人和峰山上的国民党政治土匪

李老八勾结，密谋策划，企图血腥镇压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把革命斗争打下去。九月七日夜，李老八带着土匪突然包围我村，逮捕了我父亲。这些法西斯暴徒把我父亲绑在树上，枪托砸，皮鞭抽，我父亲衣服被抽碎，浑身是血，昏了过去。他一醒来，就痛骂满口“仁义道德”的“孟府”恶霸和土匪。最后，这些恶魔下了毒手，我父亲身上被刺了七刀，肚子被划开，脸上被刀划成“十”字，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孟府”对革命者，手是这样的狠，心是这样的毒啊！

一九四七年蒋匪军重点进攻山东，我军为了集中兵力，彻底消灭敌人，暂时转移撤离邹县，“孟府”乘机随同国民党匪军疯狗一般扑了回来，大搞复辟倒算。在这短暂的反革命复辟中，俺野店村血迹斑斑。古历二月十七日，“孟府”狗腿子恶狼一样闯进俺家，把粮食、衣物、家具抢得净光，连锅也揭走了。

“孟府”派在俺庄的“户头”党昭群，站在俺家门外的碾盘上，晃着盒子枪，嘶哑着嗓子狂叫：“‘孟府’的老爷又回来了。今天是我们的天下了！”并叫着我父亲的名说：“郑同林死了，还有两个男孩子，打死不值两粒子弹钱，劈了算了。”就在“孟府”打算进一步屠杀俺家时，贫下中农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我们，俺娘抱着弟弟领着我悄悄地逃出了虎口。俺这时

年纪虽小，但反革命复辟的残酷给我的印象很深。斗争的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反革命复辟就意味着革命者人头落地，就意味着贫下中农血流成河。

乌云遮不住太阳，一九四八年邹县第二次解放，俺贫下中农又重见阳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俺这个穷山村人变、地变、产量变，粮食连年大丰收，对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现在全村有电机四部，柴油机九部，修了一座水库，打了五眼机井，旱能浇，涝能排。大队还办了榨油厂、砖瓦窑。随着集体经济日益发展，社员生活也不断提高，家家有余粮，百分之八十的社员住上了新瓦房，百分之五十的户安上了电灯。俺们在文化上也得到了翻身。解放前，俺“孟府”佃户中一个识字的也没有，如今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适龄儿童全部入学，现在村里有高中生二十五人，初中生一百零五人。我和弟弟先后都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俺弟弟在县上工作，我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正如我们伟大领

袖毛主席指出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林彪反党集团就是混进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国内外反动阶级的代言人。他极端仇视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拚命鼓吹孔孟之道，再三挥舞“克己复礼”的黑旗，要“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继”地主资产阶级之“世”，“举”地、富、反、坏、右这帮“民”，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使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决不允许“孟府”的黑红棍、乌梢鞭重新摆上他的大堂，任意残害咱贫下中农！我们决不允许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使革命人民人头落地、鲜血横流。我们要在批林批孔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狠批“克己复礼”，拔掉这一复辟、倒退的黑旗。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联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种种谬论和罪行，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历史的悲剧不准重演

邹县石墙公社蔡东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王传岱
(解放前“孟府”的佃户)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俺蔡庄贫下中农怀着对旧社会的深仇大恨，杀上了战场。以血的事实，戳穿了孔孟之道，狠批了林彪妄图“克己复礼”的罪行。

“情愿三下九江口，不在蔡庄庄前走”。这两句流行在旧社会的民谣，说尽了俺蔡庄贫下中农的苦难悲愤。我们蔡庄，过去是“亚圣府”的佃户村。这里有“孟府”的收租院，有“孟府”操纵的保卫收租院的反革命武装“自卫团”，有依附于“孟府”的恶霸组织“五虎撑天社”。“孟府”的户头、爪牙在俺蔡庄为所欲为，草菅人命，咱贫下中农无衣无食，挣扎在暗无天日的深渊。

提起“孟府”当年的收租院，不由咱贫下中农苦泪落千行，怒火满胸膛。当年，这个阴森森的黑漆大门，象吃人的老虎口，吃掉了俺佃户多少条生命！我

们蔡庄三百一十一户贫下中农，大部分都是“孟府”的佃户。每当收租季节，“孟府”爪牙便蜂涌而来，“孟府”蔡庄收租院的黑掌柜，高坐在大堂上，堂前摆着铁锁链、黑红棍、乌梢鞭，“孟府”打手分列两旁。他们对佃户的租子稍有不满意，便任意捆绑吊打，横加非刑。有一年，佃户张广夏把家里的粮食全部倒进收租院的斗里，“孟府”爪牙还不答应，狗腿子窜了上来，把铁索套在张广夏的脖子上，打着锣，用鞭子赶着他去游街。听着那催命的破锣声，贫下中农个个泪水胸前掉，怒火心头升。一九二〇年，吴广元的父亲到收租院交租，端子已经冒了尖，狗腿子还硬说不够，立逼着叫他再回去扛，跑慢了还不行，结果这位老人被收租院的高门坎绊倒，当场摔昏，回家后连气加急，不几天就含冤衔恨而死。象这样催租逼命的事何止一起两起！王培英大娘，解放前租种了“孟府”六亩地。这六亩地的租粮，好象一把刀，年年搁在王培英一家的脖子上，累死累活，打下来的粮食，几乎年年被“孟府”收租院吞净刮光。王培英有六个孩子都先后饥寒交迫而死，六亩地就是六条人命！

我家也是“孟府”佃户。我九岁那年，灾荒严重，家里粮无一颗，柴无一把，锅都揭不开，但“孟

府”的收租院，不仅催租逼粮，而且强行收回了我家租种的土地。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外出找活离开了蔡庄，后来饿死在外边。父亲走后，家里生活更艰难了。那年过年，“孟府”山珍海味，花天酒地，俺家粮食一粒无有，只有十二斤胡萝卜。胡萝卜吃完了，我和俺娘躺在屋里两天没吃东西。后来俺娘挣扎着拉起要饭棍，带着我去要饭，走到“孟府”二地主张传安门口，长工偷偷给了俺半碗糊涂，刚倒到碗里，张传安的大黑狗就龇着牙猛扑了过来，把俺扑倒了，碗也打了，俺娘俩什么也没要到。后来，俺东拼西借，多亏了穷爷们这家一瓢那家一碗，凑够了五百六十斤高粱，变价做抵押，又租了“孟府”二亩土地。可是第二年要割麦子时，“孟府”一看麦子长得好，就硬收回了租地，麦子全部进了收租院的黑仓，退回来的押金，只够买二十斤扁豆。狠毒的“孟府”就这样喝俺佃户的血，吸俺佃户的髓啊！据统计，“孟府”在蔡庄的收租院，每年就要从俺佃户身上榨取近百万斤粮食，俺贫下中农的血和泪，变成了“孟府”的盘中菜，壶中酒，身上的绫罗，头上的金玉。看！这就是孔老二鼓吹的“节用而爱人”！这就是孟轲要俺黎民过的所谓“不饥不寒”的生活。

“孟府”在蔡庄的收租院，就是一座残杀我们贫